

又到腊八节

□ 侯敬方

白驹过隙，转眼腊八临近。心里总会时不时地想起年少时代的腊八，一如记忆的书籍，一帧帧翻开。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个吃糠咽菜中度过的，心里最盼望着过节，腊八当然是期盼已久的，每到冬天，就眼巴巴地期盼着什么时候到腊八，有时候，每每过几天，就问母亲，腊八节什么时候才到，怎么那么遥远呢。母亲总是抚摸着我的头，告诉我，“快了，等着吧，快了！”特别是饥肠辘辘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腊八醇厚的香味。

少年时期流行着这样的说法，过了腊八就是年。幼小的我以为一到腊八，各家各户都是忙着清扫屋子，清扫院落，洗衣服，富裕的家庭还得上街置办年货，杀猪，宰羊，贫穷人家里的林林总总的一面薄墙，揭下废旧的报纸，然后用面粉活的浆糊，糊上新的报纸抑或烟盒抑或上学

腊月的早晨沉浸在醉人的朦胧中。鸡伸长了脖子在雾里唱，狗不知躲在何处，偶尔兴奋地叫几声。吱扭一下，谁家的大门开了，“咯吱咯吱”，挑水人极有节奏地在雾里走。“轰隆隆”，哪个屋子里石磨响了。“劈劈啪啪”，又一户人家的火炉点燃了，火光闪烁，将女人们朴实却不乏俊俏的身影摇曳在墙上。

腊月是神圣的，进入腊月草木都是神。一串串火红的辣椒，不怕冻的大蒜头都挂在屋檐下，鱼肉冻得像块冰，再也不怕生虫、变味。父亲在时，从腊月初一开始，一早就将我们裹起，将院子里打扫一遍又一遍，将无用的砖头瓦块破烂全部打扫干净，大门口要拉上几车沙撒上一层，见个新茬。

腊月里的男人们更像男人，不再过问地里的庄稼，叫老婆擦出最体面的衣裳穿，买上两盒好烟，去乡镇赶大集，当然说不准哪天还会坐公交车进城一趟。干嘛？打理年货呗，这可是男人的专利。或许钱还没凑齐，有时花上一整天时间打回来的也不过几张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年画，或几张写春联的红纸。更多的时候，

生使用过的旧本子。似乎过年必须装饰一新才是。我的父亲有一手毛笔字的拿手活，大半个村子人家都把红纸送到父亲手里，让父亲写春联。这个时候，我以为就是算过年了。其实后来渐渐长大了，才明白，腊八就是一个节日而已，过年，只是在这之后更隆重的节日。

腊八，不知道什么时候沿袭下来，有外地嫁过来的嫂子们，就满口的蛮话“杂腊八”，说就是“杂七杂八的粮食混成腊八”。我想，也许这蛮嫂说的准确呢。头天晚上，母亲在盆里浸泡些红枣，几粒花生米，一小把绿豆，一小把豆子，几把大米，且放在我够不着得高处，生怕我弟兄几个踩着凳子去盆里偷偷地捞了花生、红枣吃。母亲等到晚上都吃过饭后，用水把锅刷的干干净净，把柴火放好，火柴放到土坯下边，以防过夜受潮明天划不着火柴。

拎壶散酒在路上逍遥地走，遇人了，礼节明显多于平时，若是被沾亲带故的随便一留，就不忍心拒绝。喝酒吃肉，来得慷慨大方，往往几杯酒下肚，潮红涌上面颊，话就多了。说年景，总结得失，谈来年的打算，开心处，响起一阵阵不加修饰的笑声，纵使夕阳落山也未必能分出酒量胜负。

吃了腊八粥，姑娘媳妇们就开始争晴天、抢太阳“洗年”了。村前池塘港湾里，笑声、叫声、棒槌捶衣声，惊得鹅鸭扑棱，鱼儿欢蹦。红被子，绿床单，花衣服，把一塘池水染得姹紫嫣红。汉子们见“娘们”忙得两脚不沾地，也推开麻将，缩高袖口帮忙“掸尘”，一把扫帚绑在竹竿上，“刷刷刷”扫去墙角的蛛网和隔年的灰尘。会两下泥木手艺的，自个儿泥墙、换窗、贴地板，斧子叮叮当当，锯子吱吱呀呀，把整个村子闹得沸沸扬扬。

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纷纷回来了，有染了头发的，有拉直板的，有贴了假睫毛的，有走进村口炫耀地掏出手机呼唤友的。到家了，你掏出威海的虾酱，他拿出南京的板鸭，哎呀，乐坏了爹和妈！农家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起得格外早，就用柴火烧地锅，煮熬腊八粥，腊八粥还没有熬好的时候，我就被腊八粥的阵阵馨香扑鼻诱惑着起床。起床后，还没有洗把脸，就赶紧拿着碗，举着箸，围着母亲的锅台转悠着，贪婪的眼光总停留在锅盖上面。母亲看着我脖子伸的老长老长，就说，把头别掉锅里了当枣给煮了。我听后缩着脖子咯咯地直笑。

我家的人口虽然不多，尽管腊八粥烧的能够照镜子，可是弟兄几个争抢起来，喝的都是撑得肚皮老疼地咧着嘴。母亲总是笑着说，撑得“狗饱狗饱的”（够饱够饱的）。

腊八节过后翌日，我喝腊八粥的瘾还没有消失，我就哭着嚷嚷母亲，再做腊八粥喝，母亲生气地说，“昨天没有喝够吗！都撑得不能走路了，等到年关了再吃水饺吧。想天天吃腊八粥，好好学习，长大后，自己挣大钱

□ 马西良

屋檐下，吊着明晃晃的电灯，有的挂起了红灯笼，还有的把过年才用的彩灯也点燃了。电视和影碟播送的欢声笑语中，“叭——叭叭，”谁家调皮的孩子偷偷试放过年的鞭炮。

腊月神秘中孕育着生机，忙碌中透露出丰盈。怕集市上卖的肉不地道，几家一凑合，挑选一头大肥猪，找个杀猪匠，烧上一大锅水，几个人将肥猪摁在桌子上，雪亮的刀子往猪脖子上上一攥，热腾腾的猪血就淌了一盆，再凶猛的猪也就哼哼几声老实了。杀猪的刀子叼在嘴里，一个铁钎子顺着猪腿一通，嘴对着剪开的猪腿“呼呼”的吹，眼见猪身子越胀越大，滚瓜溜圆。热水一烫，刮光猪毛扒开膛，大肉几家一分。肝、肺等下水送给杀猪匠算工钱。村庄被热气、香气包裹的时候，有人早就准备好了大鼓、铙钹、唢呐和铜锣，收拾好高跷，也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试试，村子上空开始有了锣鼓唢呐的欢快声音。孩子们也试穿了自自己的新衣

母亲的腊八粥

□ 胡巨勇

刚跨过腊月的门槛
母亲就开始熬制春天
春天须是七彩纷呈
五谷飘香
扑鼻的热气翻动预言
吉祥和祝愿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将寒冷步步驱赶
把新年和温暖
一点点拉近

所有的浓情
溶入一碗粥里
质朴的母亲
用亲情筑起一束
岁月的火焰
通过糯米、莲子、蜜枣
通过八样祈福的化身
展开她香喷喷的叙事
多少幸福和欢乐
从心原出发
抵达阳光 抵达温暖
在腊八粥里酝酿感动
以及一个季节的
丰腴和馨香

习惯了在异乡漂泊
抽空回归梦园里的故乡
喝一碗母亲亲手熬的腊八粥吧
一股浓香
源于心灵深处爱的绽放
它注定陶醉了
我们一生的岁月和追求
无论天涯远在何方
亲情是牵连我们
永远的纽带

腊月，腊月

□ 吴辰

腊月的路上布满风雨雪
吹打在归人的肩上
思念就生了翅膀
当路边悠然的炊烟升起
故乡亲切的模样
就又清晰了一层
母亲的饺子早已包好
父亲在村口也等了好久
一声汽笛响彻云霄
将屋檐下长长的冰柱震落

腊八粥有余香

□ 孙晋才

数九进大寒，腊八过后就是年。吃过腊八粥，人们的活动像被一种无形的神秘东西所左右，渐渐地产生了“加速度”。大街上，人们的脚步快起来，神情像绷紧了的弦，急急忙忙地各奔东西，像寻找什么丢失的东西。公交车上的座位越塞越满，商店门口摆放着各种打折的招牌，那鲜红的纸上“爆”字当头。小商贩们也精神百倍地吆喝着，他们为这一年难得的商机不惜余力的大赚一把。学校里更是繁忙一片，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绞尽脑汁地制定复习计划，学生为了考取好成绩而比拼。家长们不惜重金为孩子聘名师、请家教，一场学生与学生，学校与学校的战斗在各个角落打响。

冬季无农事，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此刻也在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期盼领到工资回家过个欢乐年。汽车站、火车站里，买票的乘客日益增多，四面八方欲回家的人流像大海的波浪般连续不断，一波接着一

波，年味愈来愈浓，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耍嬉戏，依稀还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

集贸市场上也热闹起来。年货特别走俏，鸡鱼肉蛋，山珍海味，总是不可缺少的，反季节蔬菜琳琅满目。想想古人再有银两也难在寒冬吃到黄瓜、西红柿……如今，人人都胜过皇帝。

俗话说，腊半月，正半年。日子一进腊月，时间就像离弦的箭，人们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就到了除夕。大家都说：腊八就是个节点，古往今来，年年如此，但谁也不觉得俗套，谁也不觉得烦腻，过了腊八，人们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字——忙，腊八始，除夕完，天天是过年。这就是腊八粥的余香，也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习俗，这条龙沉睡了多年，今天，它终于腾飞了，在举世民族之林的上空可以“呼风唤雨”，把腊八的余香洒遍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